

联绵词概论

LIANMIANCI GAILUN

徐振邦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联 绵 词 概 论

徐振邦 著

大 众 文 艺 出 版 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联绵词概论/徐振邦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1998.7

ISBN 7-80094-390-9

I. 联…

II. 徐…

III. 联绵词-概论

IV. H13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6080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79 号)

邮编: 100009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 字数 223 千字 插页 2

199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定 价: 16.80 元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联绵词在金文里已被记录下来.....	(1)
第二节 古今联绵词观念的异同.....	(6)
第三节 联绵词的范围及分类.....	(16)
第四节 联绵词研究的意义.....	(22)
一 词汇学方面.....	(23)
二 古汉语文献学方面.....	(26)
三 现代汉语规范化方面.....	(31)
四 语源学方面.....	(32)
五 汉藏语比较语言学方面.....	(39)
第二章 联绵词的来源	(43)
第一节 动情的感叹.....	(43)
第二节 声音的模拟.....	(45)
第三节 声音的重叠.....	(54)
第四节 同义近义单音词的联用.....	(65)
第五节 单音词的衍音.....	(74)
第六节 单音词的缓读.....	(88)
第七节 外来词的音译.....	(99)
第八节 单音词复辅音声母的分立.....	(110)
第三章 联绵词的特点	(130)
第一节 词义的单纯性.....	(130)
第二节 使用的灵活性.....	(136)

一	单用分用·····	(136)
二	反转组合·····	(142)
三	重叠·····	(148)
第三节	字体的多形性·····	(149)
第四节	形符的趋同性·····	(163)
第五节	声韵的同一性·····	(175)
一	双声叠韵·····	(175)
二	开合口、等、声调的同一性·····	(177)
第四章	联绵词族·····	(191)
第一节	联绵词族形成的原因·····	(191)
一	思维的具象性·····	(191)
二	思维的整体性·····	(195)
三	思维的辩证性·····	(201)
第二节	联绵词的系联·····	(210)
一	联绵词族、联绵词群、同族联绵词、根词、 义根、语根·····	(210)
二	横向系联·····	(216)
三	纵向系联·····	(230)
四	溯源系联·····	(237)
五	综合系联·····	(251)
附 注	·····	(264)
附 录		
一	上古三十二声母表·····	(276)
二	上古三十韵部表·····	(277)
三	中古三十五声母表·····	(278)
四	《广韵》韵目表·····	(278)
后 记	·····	(282)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联绵词在金文里已被记录下来

在没有文字之前,联绵词已经存在于人们的语言中,这是不用置疑的。但什么时候联绵词被文字记录下来,人们还没有十分注意去探求。近几十年来,由于金文、甲骨文研究的长足进展,使我们有可能使用这方面研究成果,将联绵词的文献材料上推至金文、甲骨文。

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是目前见到的我国最早的语言材料,在经过发掘整理的甲骨中,全部单字的总数约 4500 多个,其中被公认已经确读的字约占三分之一强。在这三分之一的甲骨文中,单音词占绝对优势,但复合词已见端倪,主要是六十干支名、官职名、人名、地名等等专名。有两个词应当是今日所指的联绵词,但因文字不能确读,众说纷纭,所以还不能确切地说联绵词最早被甲骨文记录下来。

《甲骨文合集》第 13338 版卜辞:“戊戌卜,永贞:今日其夕风?贞:今日不夕风?”译文:“戊戌日占卜,永问道:‘今天夜里会颶风吗?’又问道:‘今天夜里该不会颶风吧?’”李圃附注:“此版龟腹甲刻辞除以上正文外,尚有卜兆,兆序……二三三介十,兆记 (小告和  (不韞韞,犹言不踟蹰、不踌躇),均非卜辞正文。其中  为武丁时期甲骨文所特有。”^[1]

赵诚在《甲骨文简明辞典》中将这三个字的十三种不同解释胪

列出来,以供参考,自己未下结论。转引如下:

𧈧龜。象蜘蛛停在网上的形状。金文增加朱字为声符。小篆变为从𧈧,可能是讹变。卜辞习见“𠂔𧈧𧈧”以为当时成语,和“弘吉”、“大吉”相近,但具体意义不详“𠂔𧈧𧈧”的解释众说纷纭,有“不𧈧龜”、“不𧈧殊”(不乖殊)、“不𧈧𧈧”(不纷乱)、“不𧈧龟”、“不𧈧龜”、“不𧈧𧈧”、“不𧈧冥”(不舛𧈧不冥闇)、“不玄冥”、“不𧈧龟”(不用龟)、“不𧈧𧈧”(不踟蹰)、“不才𧈧”(不再墨)、“不𧈧龟”、“不契龟”等多种解释,但都不能令人信服。^[2]

𠂔𧈧。构形不明。解释很多(参龜字条下),均不能令人信服。卜辞用为成语。

“𠂔𧈧𧈧”之专用字,其义不详。^[3]

赵诚、李圃著作几乎同时出版,但李圃选用了“踟蹰”、“踌躇”,如果此说确立,那么联绵词在甲骨文里已被记录下来这一看法可成立。

再看《甲骨文合集》36481版:“……小臣墙从,禽𧈧美……”李圃认为:“本篇当为后期帝乙、帝辛时期卜辞。本篇刻辞记录了殷商后期一次大规模战争的俘获及封赏情况。这次战争规模之大,为殷虚甲骨文所仅见,堪同西周金文《多友鼎》媲美。”^[4]𧈧,甲骨文作𧈧,后出楷书作𧈧,已无异议。𧈧美之“美”,甲骨文作𧈧,李圃“暂从陈梦家释为美。金文《虢季子白盘》𧈧𧈧作𧈧。𧈧所从之𧈧与𧈧近似。如释为美,则可能是所擒𧈧𧈧之首领名。”^[5]“𧈧,急言之;缓言曰𧈧𧈧。𧈧𧈧这一部落似不自西周始,殷商后期就已见于甲骨刻辞。”^[6]《甲骨文编》列“美”字81体,除2体中竖上通外,其余79体上部皆为𠂔,似羊角,中竖不通上,看来陈梦家释为“美”也不是确诂。𧈧字中间一竖上出,与金文“𧈧𧈧”的𧈧字左侧相同,很

可能是“狁”字初文。这一说法如能得到确证。“狁狁”一词初见于甲骨文,当能成立。

西周中后期的金文记录了联绵词,这一事实似无异议。

西周中期恭王时的《墙盘》亦称《史墙盘》,铭文中已有“皐屯無諫”之语,义为“缁纯而无过失”。“皐屯”二字连用,金文辞中习见。郭沫若释为“浑沌”,于豪亮读为“缁纯”,叠韵联绵词。“皐”似从“贝”,“尾”省声,对转而为“贲”,“贲屯”也是叠韵联绵词,似为“浑沌”之古语,义谓浑厚敦笃无邪。不含恶意。

《墙盘》还有“口犀文考乙公德越”。于省吾释“德越”当读为“竞爽”,叠韵联绵词,刚强爽明之意。全句意为“闲雅舒适而有文德的先父乙公品德刚强爽明”。“德”同“遽”“越”同“爽”,鱼阳对转叠韵。

西周晚期厉王时的《猷簋》有“𩇛𩇛皇帝大鲁令”语。“𩇛”晚期金文及《说文解字》均作“緡”。《说文解字·系部》:“緡,增益也。”“𩇛”当读为“周匝”之“周”。定章准旁纽双声,此二字在金文中常常各自单用,当其连用时,当为双声联绵词,义为尊奉、卫护、抱持等。《猷簋》句意为“尊奉皇天上帝伟大而美好的命令”。

西周晚期宣王时的《毛公鼎》有:“告余先王若德,用印仰皇天,𩇛𩇛大命。”意为:请把先王的明德告诉我,用以印合天心,尊奉天命。

《番生簋》:“用𩇛𩇛大命,𡈼(屏)王立(位)。”《叔向父簋》:“共明德,秉威仪,用𩇛𩇛莫保我邦我家。”“𩇛𩇛”为金文中习见之辞。

厉、宣之世,北方狁狁侵暴中国,《诗经》中的《采薇》、《出车》、《六月》三篇皆有记载。《诗经》作“狁狁”,《史记》以降多作“玁狁”。“随世异名,因地殊号,至于后世,或且以丑名加之。其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玁狁,其在宗周之季则曰狁狁,入春秋后则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7]

关于獠狁，西周宣王时的金文多有记载。

《虢季子白盘》：“不显子白，壮武丁戎工，经维四方，搏伐厥虢于洛之阳。”

《不婴毁》：“不婴駁方，厥妾广伐西俞，王令我羞迫于西……”意为：“不婴駁方，獠狁大肆进犯我西俞之地，王命令我军西向进发追杀……”

《不婴毁》：“女以我车宕伐厥妾于高陶。”意为：你率领我的车兵前往高陶扫荡獠狁。

《多友鼎》：“唯十月，用嚴𩇑放𩇑广伐京白。”（在十月，因獠狁并起，大举进犯京白。）

《兮甲盘》：“王初各伐厥虢于鬲廬。”

另外，《不婴敦》又作“𩇑允”，《不婴敦盖铭》作“𩇑允”。

以上所引“𩇑虢”、“𩇑妾”、“嚴𩇑”、“𩇑允”、“𩇑允”五形皆应看作“獠狁”的早期别体，读作 Xiǎn yǔn。“獠”上古属晓纽谈部，“狁”属余纽文部，二字非双声亦非叠韵。是联绵词中最早的音译外来词之一。

以上所举是金文中的双声联绵词——𩇑𩇑，叠韵联绵词——𩇑屯、𩇑越，非双声叠韵的译音词——𩇑允。金文中也出现了叠音形容联绵词“𩇑𩇑”。

厉王时的《禹鼎》：“不显𩇑𩇑皇且穆公（丕显𩇑𩇑皇祖穆公）。”宣王时的《虢季子白盘》：“𩇑𩇑子白，獻𩇑于王。”“𩇑𩇑”典籍作“桓桓”，威武的样子。《尚书·周书·牧誓》：“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诗·鲁颂·泮水》：“桓桓于征，狄彼东南。”《尔雅·释训》：“桓桓，威也。”“𩇑𩇑”、“桓桓”当是叠音联绵词，与重叠词不同。《说文》引《尚书·周书》作“𩇑𩇑”。

《大克鼎》有“穆穆”一词，因其与单用义同，属重叠词，不是联绵词，姑不详引。

《毛公鼎》：“啟天疾畏，司余小子弗弋，邦畷害吉？𪚩𪚩四方，大从不静。”意为：上天有严急之威，继位的我这个小辈德才不及先王，国家将何以吉昌？四方蹙蹙……”“𪚩𪚩”音读今尚未定。郭沫若《金文丛考·毛公鼎》：“𪚩字字书所无，旧多释嗣，不确。今按：此乃联绵字，以‘嗣’字从‘𪚩’声例之，当从‘𪚩’，‘册’声，‘册册四方’，当如《诗》‘我见四方，蹙蹙靡所骋’之‘蹙蹙’。又《春秋左氏传》‘王室蠹蠹’。‘蠹蠹’与‘册册’古音同纽，韵亦近对转，故𪚩𪚩要当是纷乱之状。”^[8]

《毛公鼎》：“𪚩许上下。”郭沫若《金文丛考·毛公鼎》：“‘𪚩许’乃叠韵联绵字……‘邪许(yéhǔ)’‘輿譟’、‘于喁’即此‘𪚩许’，但此用为动词，殆是抗举之意。”郭谓“𪚩许”同“邪许”、“于喁”。“此用为动词”，极是。“邪许”鱼部叠韵，联绵词，象声，本指此有所呼彼有所应，或为呼喊声，文献中多用作动词，郭沫若释为“殆是抗举之意”不确，似为呼吁祈求之意。

叠音象声词在厉王时的《猷鍾》(亦称《宗周鍾》)的铭文里竟然出现连用的奇观。《宗周鍾》：“王对作宗周宝鍾，倉倉恩恩，雉雉離離，用邵各不显且考先王王，其严杜(在)巢巢(péng)數數(bó)，降余多福，福余圣孙。”其中六个叠音联绵词都是摹写钟声的不同乐音的象声词。

以上列举西周中晚期钟鼎𨮒盘中出现的有代表性的联绵词。后世所划分的双声、叠韵、非双声叠韵、叠音等四种类型都已具备。“𪚩屯”、“猷越”、“𪚩许”为叠韵，“𪚩𪚩”为双声，“厥允”为非双声叠韵，“超超”、“𪚩𪚩”、“倉倉”、“恩恩”等为叠音。从词性角度看，后世联绵词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象声词都已具备。名词：厥允；动词：𪚩𪚩、𪚩许；形容词：猷越、超超、𪚩𪚩、𪚩屯；象声词：倉倉、恩恩、雉雉、離離、巢巢、數數等。尤其是译音词“厥允”一出现就具有多形性特点。

与后世的近七、八千条联绵词相比,西周金文的联绵词是太少了,但毕竟是早期记录,而且各种类型初步具备,其重要性可想而知。较早的“皐屯”出现在西周中期恭王时的《墙盘铭》中,在公元前共和(842)前,可见联绵词的渊源十分久远。

第二节 古今联绵词观念的异同

联绵词在西周中晚期已被记录下来,春秋以来,急速增多,从先秦至汉魏六朝,随着复音词的不断增益,联绵词已蔚为大观,出现在口语和诗文赋中,训诂学家一一进行解释。但把它们搜集整理起来,界定为词汇的一类,并赋予名称。以便和单音词、复合词相区别,却是很晚的事了。

宋代张有《复古编》下卷附辨证六门,其一为“联𣪠字”,收联绵字五十八个,辨正字体的正俗。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将联绵词类聚在一起,冠以“联𣪠字”之名。

明代杨慎编的《古音骈字》,朱谋玮的《骈雅》,方以智《通雅·释诂》中的“谜语”,清代程际盛的《骈字分笺》,王念孙的《读书杂志·汉书第十六》“连语”,近人王国维的《联绵字谱》,符定一的《联绵字典》等,可算传统联绵字及其理论的代表。

据以上所引,计有“联绵字”、“谜语”、“连语”、“骈字”等不同称谓。各家或有界说,或有论断,或无界说论断。从前人关于联绵词的界说论断或搜集的词进行分析观察,传统的关于联绵词的观念和现代的认识是不同的。

现代语言学家对联绵词的界说是:双音节的单纯词;或指单纯性双音词。

仅据笔者所知,这样的论断也是逐步完善的。民国间,陈兆年首发其端。陈氏所著《连语丛说》称:“今分连语为二类,‘悽怆’‘侵

淫’之类,虽为连语,两字可分用,与连用之义无异,殆为复语中之一种,此类连语谓之复语连语。其不能分者,谓之曰纯连语。”^[9]这一论断,表明现代语言学界通过对古人所指称的连语进行考察,运用现代语言学的观点,重新分类,将古人指称的连语分成“复语连语”和“纯连语”两类。其所谓之“纯连语”似指今日所说的双音节单纯词。

王力先生早年出版的《中国语法理论》曾谈到联绵字:“中国有所谓联绵字,就是声音相同或相近的两个字,叠起来成为一个词。”原注:“声音不近的,如‘淹留’之类,我们只认为双音词,不认为联绵字,我们对于联绵字所下的定义和前人不尽相同。”^[10]王力先生的定义尚不够致密,但注文中的话很重要,表明对联绵字的看法与前人有同有异,表明对联绵词作出的新思考。

朱广祁在《〈诗经〉双音词论稿》中指出:“今天我们对联绵字进行研究,首先要进行正名的工作。所谓‘联缀成义’,是指以两个音节的组合来表示一个单纯的意义,而不是说两个词素经常连用表示统一的意义。”

以上是仅就笔者所知五十年代前学者对联绵词新的认识。六十年代以后,当代语言学家对联绵词的认识更加明确。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1962年初版)谈到联绵词时说:“单纯的复音词绝大部分是连绵字(例略)。连绵字中的两个字仅代表单纯复音词的两个音节,古代注释家有时把这种连绵字拆成两个词,当作词组加以解释,那是绝大的错误。”^[11]

郭在贻教授在《训诂五讲》中说:“所谓连语(又写作谜语,又叫作联绵词),是指用两个音节来表示一个整体意义的双音词,换句话说,它是单纯性的双音词。”^[12]

蒋礼鸿、任铭善二教授在《古汉语通论》中介绍“什么叫谜语”时说:“用两个音节表示一个整体意义的双音词,其中只包函一个

词素,不能分拆为两个词素的,古人管这种词叫做谜语或连绵字。简单地说,谜语是单纯性的双音词。”^[13]这种界说表述更加清楚,支持了王力先生等人的看法。其实,“只包涵一个词素,不能分拆为两个词素的”双音词为联绵字,是今人的看法,不是古人的看法,不能混为一谈,这种看法代表了当今学术界大多数人的看法。《现代汉语词典》,一些有影响的训诂学论著(如郭锡良等《古代汉语》,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和一些古汉语教材对联绵词的解释大都与上述看法相同。

当然,当今对联绵词的解释尚有承袭旧说现象,此不赘述。

对传统联绵字观念的解剖,李运富、陈瑞衡二家的文章最为精湛,不妨转引如下:

“吴兴张有谦中笃志古道,伤俗学之混淆,为书一编,号曰复古……谦中考证精诣,字之合于古者皆所不论,惟俗书乱之者,必正其伪舛,毫厘不贷。读者悦服,无有异论。”(楼钥《复古编新序》)“吾国字书以许氏《说文》为最古,世俗传写,讹谬百出。张氏著此书以正之。曰复古者,将复于许氏之书也。”(张元济《复古编跋》)可见《复古编》原是据《说文》小篆以正俗字的字书。该书分上下两卷,收三千余字。下卷入声附辨证六门,其一曰“联绵字”,共有五十八个双音节例词,每条词语以正规小篆出目,然后分析每个单字的字形并注明音切,进而指出俗体为非,一般在析形注音之前还有义训。未加解释的只有“滂沐”“廖霸”“岂弟”“肢胫”“阿那”“顛颠”六个。根据张有自己的注解(不考虑其正误)和我们的语感,如果要按现代的语素观念来分析其词语的内部结构的话,大致情况如下:

同义联合:匍匐 僭何 肢胫

类义联合:漕消 纛挂 纵迹 髻髻 襁褓

反义联合:左右 坳垵 坎珂 壹壹

偏正式:千秋 空侯

主谓式:目宿

其他:劈历 虑亏 衰衰 衰回 陞陞 恍忽 曩眉

以上都是合成词。“其他”一类是张有作了注解,但看不出结构关系的。例如“劈历”注为“劈,破也;历,过也。”“破”义之“劈”与“过”义之“历”不知如何联系。但可以肯定,张有认为这些词中的单字是各有意义的,也就是合成词。“目宿”断为主谓式,是因为张有注为:“目,眼也;宿,上也。”意谓这种草马很喜欢吃,一接触到,目光就停在上面不动了。“千秋”“空侯”(乐器)判为偏正式,也是依据张有自己的看法。

下面一些词,因为不明其中单字的意义,大致可以看成二字分别无义的单纯词:

消摇 差沱 葱箸 峙蹠 闾闾 蹠蹠 玳瑁 玳瑁
 蛄蛄 昆仑 族象 车渠 流离 馀皇 蓍苕 枇杷 虻蚱
 詹诸 蜃蜃 即令 卑居 谿鵒 蜎蜎 解廌 囊佗 芦
 菰 馗馗 加沙 滂沐 廖霏 岂弟 阿那 顛顛

由上述可见,“联绵字”一开始提出,就包括单纯词和合成词两大类,而合成词内又有多种形式。但这些并不是自觉的。由于张有没有对“联绵字”加以界定,列举词语又只是为了纠正俗体而选择的例子,并不是他观念中的“联绵字”的全部,所以我们无法断言张有的“联绵字”应该包含哪些种类。^[14]

明代杨慎编有《古音骈字》、《古音复字》二书。杨慎没有对“骈字”进行界定。《古音骈字》收双音词一千一百多个,其中联绵词四百三十个左右,约占一半。我们对另一半进行内部结构分析,大致有如下类型:

同义联合:讽谏

反义联合:凹凸 依违

类义联合:雪霰 规榘 虎兕 须麋(眉)

偏正式:三陟(峡) 燔人(庖人) 京鱼

主谓式:目眈

述宾式:府首

附加式:有郭 帅尔 姒(粲)者

复音虚词:欸乃

三音:南荣赅

另有人名:曾葳(点) 董赤

明代万历间,朱郁仪编刻《骈雅》七卷,收双音节及双音节以上的词四千有余,依《尔雅》体例,类编七卷。自序称:“畸文只句犹得讯之韵籀家书,乃联二为一,骈异而同,析之则秦越,合之则肝胆,古故无其编焉,非艺事之一大歉谨哉!暇日检诸解诂,排纂幽散之文,经史子疏,稗官媵说,罔不搜括条贯,依《尔雅》《广雅》之义,作《骈雅》七卷。”余长祚于序言中对“骈字”作了解释:“骈之为言并马也,联也,谓字与说俱偶者也。篇仍《尔雅》之旧者,明有所沿而不敢创也;文专骈联之义者,示有所益而不欲袭也。括殊号于同条,标微言于两字。”从余氏对“骈字”的解释,可知《骈雅》所收为双音词。但在朱、余心目中,实指联绵字、偶字。现今看来,《骈雅》就其收词数量,体例完备各点来看,可以说是古代第一部规模较大又比较完整的联绵字典。

但具体分析所收复词的结构,就可看到具有现代复音词结构的各种类型。单纯词可不复举。仅就复合词分类例举如下:

同义联合:焯烁 丰沛 黠闇 锻炼 侦伺

类义联合:反侧 盘屈 鞞匝

反义联合:依违

偏正式:激流 褚衣 花钿 浑斗 丰本(韭) 燕胎(芝)
玄鸟 吴羊 百福(殿)

主谓式:骨鲠 胁息

述宾式:蹴鞠 藏钩 击壤 弹棋 承光(宫殿)宜春(宫殿)
司徒、司冠、司膳

述补式:跳脱(臂钏)

附加式:夜者(官名) 丽尔(华缙) 将闾

除此之外,还有少量双音节以上的词,如“东不啻”“秦不虚”等人名,有词组如“不禄”“不讳”“何斟”等。有简称“三公”等。最值得注意的是《骈雅》中收有众多重言词。自《尔雅》《广雅》开始,重言便被看作独立的一类,杨慎除《古音骈字》,还编有《古音复字》,专收重言词,表明杨慎的“骈字”与“重言”是两种类型。而朱郁仪的《骈雅》收有“重言”,与同义的“骈字”排在一起,大多排在最后,没有将“重言”单独分篇分条。如卷一“释詁”第一条:“蓼缓、恒慨、羞绎……沆滂、窳窳、酆琅、扈扈、实实:广大也。”表明朱氏将重言也视作“骈字”,其间没有什么不同。

明末方以智的五十二卷《通雅》博大精深,《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考据精核”,未为过誉。卷三——卷四十九仿《尔雅》体例分类诠释古语词,分:释詁、天文、地理……植物、动物、金石、谚原”等二十大类。《释詁》共八卷,其中“谜语”三卷,“重言”二卷,方氏简释“谜语”为“双声相转而语谜谑也”。在《通雅》的卷三——卷四十九所释的复音词中,方氏又单列“谜语”、“重言”,这是方氏有意进行的下位分类,因为在方氏看来,“谜语者,双声相转而语谜谑也。”与其他复音词比较,“谜语”结构更紧密。因声转而能形成词群,不同的词因音近而义通。

“谜语”三卷,总收三百三十余组,其中有一百四十组左右的联绵词,双声、叠韵、非双声叠韵、叠音几种类型都有。其他各组只能

看作复合词,而且复合词各种结构都有,如:怯懦、分别(联合)、黎明(偏正)、马逸(主谓)、梨面、失策(述宾)、刳弊(述补)、沲若、有艸、岿然、铿尔、幡如(附加)、不庭(词组)。方以智的谜语观与杨慎、朱郁仪的骈字观没有什么不同。

清代程际盛撰有《骈字分笺》上下卷,收罗“比其类合两字”而成的联合式合成词,每个词都将其两个字分别作出解释。不收联绵词,虽名与《骈雅》相似,但收词迥然不同。

清代王念孙关于“连语”的理论对后世影响很大。“凡连语之字,皆上下同义,不可分训。说者望文生义,往往穿凿而失其本指。”(《读书杂志·汉书第十六·连语》)其中的“上下同义”、“不可分训”两句本有歧义,但今人(陈瑞衡^[15]、金小春^[16]、姚金铭^[17]、李运富^[18])通过深入的探讨,得出了一致的结论,指出王念孙的“谜语”都是由两个意义相同的字构成的,即同义联合式的合成词。“不可分训”不是说不能分开单独解释,而是说不能将两个意义相同的字分别解释成不同的含义。

王念孙为了纠正前人(如颜师古等)对谜语的“分训”,列举二十三个例词:流弛、挤虔、奔踈、劳俦、陵夷、仪表、狙诈、圉圉、提封、无虑、辜榷、扬榷、寢寻、营惑、感概、魁梧、魁岸、留落、狼戾、奥谍、尉荐、醢藉、惊鄂。王念孙钩深索隐,从不同角度证明这些“谜语”都是“上下同义,不可分训”。这就和当今所界定的联绵词是双音节的单纯词相矛盾了。

问题症结在于,我们怎样看待王念孙的“谜语”,“如果认为王念孙所说的连语即联绵字,那么这些所谓联绵字就都是合成词,而不是单纯词,与当今界定的单纯词的联绵字(词)是完全不同的两类词。”^[19]如果我们把王念孙的“谜语”看作是他的观念中的联绵字的一部分,问题就不难解决了。因为在当今所认同的联绵词中,确有来源于两个同义语素联用的一类。如:崔嵬、披靡、诡随、绸